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四

包拯

張擇行附

趙抃

子札

唐介

子淑同義同孫恕意

吳及

孫甫

楊察

張存

田況

梅摯

姚仲孫

李京

吳鼎臣附

魚周詢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登進士除大理評事知建昌縣以親老監和州稅解官歸養親亡廬墓終喪調知天長縣有告盜割其牛舌拯口第歸殺而鬻之俄有告私殺牛者詰曰汝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徒知端州州歲貢硯石前守緣貢率倍取以遺權貴拯命纒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還拜御史裏行除

監察御史論國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上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
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任及廢銅賊吏選用守宰行考試蔭子
之法時諸道轉運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據細故務苛察吏
不自安拯請罷之遣使契丹典客問雄州新開便門欲誘我叛
人刺疆事耶拯曰刺疆事何必便門况涿州亦常開門矣典客
語塞久之歷三司戶部判官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出東京東
陝西轉運使初秦隴斜谷務造船材木十萬又七州河橋竹索
數十萬率課於民拯悉奏罷之進戶部副使與御史張擇行使
河北調發軍食建議河北兵多財乏願分食內地又言漳河沃
壤人不得耕邢洛趙三州民田萬頃荒爲牧地悉請以予民解
州鹽法病請往經度通商還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
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降曲恩列上唐魏徵三疏願置之座右以

爲龜鑒別條七事請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去刻薄抑僥倖戒
典作不主先入之說朝廷多施行之立朝方嚴剛毅貴戚宦官
爲之歛手人至以其笑比黃河清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
轉運使請分河北屯兵就食河南兗鄆齊濮曹濟諸郡不報徙
知瀛州諸州以公錢貿易積歲所負十餘萬悉奏除之以喪子
乞便郡知揚州徙廬州入爲刑部郎中權知開封日開重門凡
訟牒得徑造庭下陳曲直毫髮不能欺童穉婦女皆知其名呼
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會大水拯奏
勢豪多築園榭侵惠民河致水淤塞悉令毀去嘉祐三年遷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請立東宮帝問鄭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
位憲職所請爲宗廟萬世計陛下問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近
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笑曰徐當議之又請裁抑內侍減節

允費條賁諸路監司御史府選舉屬官事皆施行張方平爲三
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罷之代以宋祁拯又劾祁在蜀燕飲過
度併罷祁遂命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修言此何異
蹶人之田而奪之牛者拯乃臥家不出帝命促之在任凡諸筦
庫供上物舊科率外郡者特爲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
繹繁并械妻子者皆奏釋之六年拜給事中樞密副使轉禮部
侍郎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諡孝肅拯天性峭直不能僞辭
色以悅人雖甚媿恐而未嘗不推以忠恕故人無怨者平居無
私書故人親黨絕跡仕已通顯服食器用無異韋布時嘗曰後
世子孫仕官有犯脏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
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子縉早亡妻崔氏守節語舊載拯常出其
媵在母家生子縉死崔氏取媵子歸撫之名曰縉以奉拯祀有

奏議十五卷 張擇行益都人登進士歷北海臨沂二簿爲宣
州觀察推官大理寺丞除三院知雜御史擢天章閣待制知諫
院頂爭張堯佐事累遷吏部員外戶部郎中集賢院修撰提舉
景靈宮卒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少孤貧刻意力學中景祐乙科爲武
安軍推官民有赦前僞造印更赦而用吏當以死抃謂赦前不
用赦後不造議法不當死竟生之歲滿改著作郎知崇安母憂
廬墓三年縣榜所居里曰孝悌復知海陵江源通判泗州濠守
給士卒廩賜不均卒揚言欲爲變守懼不出運使檄抃攝治至
則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會公亮薦爲殿中侍御史聲稱凜然
彈劾不避權倖京師目爲鐵面御史論宰相劉沆陳執中宣徽
王拱辰樞密王德用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臺諫吳充鞠真

卿刁約吳景初吳中復皆以直言居外得復召還一時名臣如
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歐陽修賈黯皆得留用其在言職不專姪
直多爲國惜才掩其瑕疵故正人端士賴以安全者衆請外得
知睦州移梓州路轉運使西蜀地遠窮城小邑民或生不識使
者非行部無所不到父老喜相慰姦吏惕服故時州郡公相餽
遺非以身帥之俗爲之變召除右司諫力論內侍鄧保信引退
兵董吉燒煉禁中以文成五利鄭注爲比又論陳升之姦邪交
結宦官求進章二十餘上升之去非亦罷知虔州虔素稱難治
非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爲治令喜爭爲盡力獄
以屢空嶺南孔道有旅死不能歸者非悉授以舟并資其費歸
之召爲侍御史知雜事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
運使將按視府庫故相賈昌朝方守魏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

視吾藏者抃曰舍是則他郡不服昌朝不悅會有詔募義勇有司愆期當坐官吏八百餘人抃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頻豐故應募者少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愧服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爲治尚寬簡有聚衆爲妖祀者抃察其無他止刑首惡餘並釋不問蜀民大悅英宗諭轉運使榮諲曰趙抃中和之政也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川必更省府神宗立召知諫院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直言耳入謝陳十事任道德揀輔弼別邪正去侈心信號令平賞罰謹幾密備不虞勿數赦容諫諍又諭五費官室官濫兵冗土妖木灾多見納用未幾擢叅知政事抃益感知遇與富弼會公亮唐介同心輔政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聞安石初叅政俯視舉朝若無人一日爭新法厲聲曰公輩坐不讀書爾抃廷拆之曰君失言矣

舉夔稷辨之時何書可讀與安石議論屢不協安石求去會韓琦奏至帝悟語執政立罷青苗并謂不若俟安石出而後罷及出持之愈堅并大悔恨既疏安石強辨自用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及執政大臣多以言不聽而去而所置條例司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臣謂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奏入懇乞去位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道改青州會成都憂戍卒爲變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例未有自政府往者能強爲朕行乎對曰陛下所言卽爲法奚例之問因乞便宜從事既至益尚寬大呼卒長諭曰吾以身寄遠爲天子撫一方汝宜清謹畏戢以率衆人轉相告止戍還莫敢爲惡蜀郡晏然劔州民

私作僧牒或誣以謀逆并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謫者議其縱朝廷取具獄問之皆與法合茂州翼剽掠境上懼討乞降將殺奴取血以受盟并使易以牲皆謹呼聽命乞歸知越州值大饑疫并盡心振救療病埋死役饑民修城使食其力全活以萬計復徙杭誅鋤強惡民不敢犯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諡清獻并和易長厚清修慎密人不見其喜愠不治貨業不畜聲妓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憚貧不可勝數口所爲事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其爲政善因俗設施寬猛互用在度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初去蜀以一琴一鶴自隨韓琦亟稱其有孟獻子之清子產之政叔向之賢幾於全德云子虬字景仁由蔭登第通判江與溫州代還爲太僕丞擢監察御史父老請外以便養命提舉兩浙常平奉

父徧遊名山吳人以為榮元祐中復為御史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途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舉與寒士爭進自安石冒用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雋濫列侍從由是循習為常資望淺而反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而或預文字清切之班今宜杜其源又言臺諫雖稍遷而陰奪言責或畧行其言而退與善地或從講解兩全並立或示包容置而不問使忠鯁之士蒙羞諛佞之徒難退皆朝廷所宜深察也傳堯俞王巖叟梁燾孫升以事去嘏言諸人才能學術為世推重忠言嘉謨見於已試宜悉召還所言皆切時務蔡卞等忌之改都官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元符中歷鴻臚太僕二少卿卒家世篤孝行初處士孫佺為朴作孝子傳及嘏執父喪甘露降墓木嘏卒子雲又哀毀而死人稱其世孝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知漳州卒州人合錢以贖介年尚幼謝不取擢第爲武陵尉吏誣富民李氏殺人祭鬼守以屬介訊之無寔驗守怒白於朝遣御史方偕鞠之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偕受上賞介未嘗自言調平江令改任丘遣使往來苦誅索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桀者吾必執之使皆帖服去沿邊塘水歲溢害民田介以隄岡之反資爲利通判德州移安撫司責轉運崔暉取庫絹配民而重其估暉怒馳檄按詰不爲動旣而果不行入爲監察御史襄行轉殿中侍御史會啓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過爲之飾介言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噴瀆詔亟毀去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吳奎包拯力爭奪二使無何復以宣徽使知河陽介語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獨抗言之併劾文彥博守蜀日造朋

全奇錦緣闕侍通官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激切帝怒卻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情所激鼎鑊且不顧何辭於前時彥博在前介責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使下殿貶春州別駕中丞王舉正言太重帝悟取其疏入明日改英州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爲其御史而不敢名數月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州仍殿中侍御史自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入對帝勞之曰卿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避因請於上恐言不行將復固爭以累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開封判官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時彥博再當國

奏乞如中復言然但徙河東久之入爲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
制復知諫院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
爲理願時延羣下發德音可否萬幾以幸天下又論宮禁恩澤
不由中書宜有以抑絕類御賜予多先朝數倍宜有所廢損監
司薦舉多文法小吏請令精擇端良敦朴之士毋與檢薄者同
進諸路走馬承受凌擾郡縣可能勿遣以權歸監司帝悉開納
之俄與王陶論中丞韓絳以危法中傷富弼絳罷介亦請外出
知荆南何劄知銀臺封還勅留權開封旋又論罷陳升之出知
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英
宗爲皇子熟其名治平初召爲御史中丞入見奏臣無狀陛下
過聽願獻愚忠自言欲治之主非求絕世逃俗之術要在順人
情而已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爲監則天

下蒙福矣。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帝諭河東不在中執法。下煩卿暫往。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上。介至悉撤之。移諭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名爲三司使。熙寧元年拜叅知政事。與彥博同政。相與甚懽。先是宰相於待漏舍。閣所進文書同列。不得聞介語。會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請與同視。遂爲例。常言安石難大任。帝問文學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變更。退語同列曰。安石果用天下。必撥中書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欲問安石。介謂安石可大用。陛下卽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臣近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卽行。不可卽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臣不才。願先罷免。不聽。安石旣執政。奏中書凡有處分。令自由。牒不必稱聖旨。介歷舉趙普時用堂牒。太祖以

爲重於勅命遂削去之太宗又謂前代權臣用堂牒假此以爲
威福今如安石言則是政令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賢猶爲擅
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安石又議謀殺人傷者許自首免死介
曰此法天下皆謂不可獨安石以爲可自是數與爭論帝特主
其說介不勝憤疽發卒年六十介性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
缺衆皆屬望觀其文采神宗以兩朝遺直故大用之擢居政府
遭時有爲而扼於安石少所建明聲名減於昔將終帝臨問流
涕復往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
諡賢者 子淑問字士憲登進士至殿中丞神宗擢監察御史
裏行論以謹守家法時方勵精中旨數下一出特斷因奏當務
大體別枉直使命令必行今詔書求言久無施用必欲屈羣策
以起治道願行其言又奏侍臣講讀不必分章句飾文辭帝王

之學務在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饑流人就食京師賑者出粟不繼以爲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乃條上三策中丞滕甫以爲邀名出通判復州改真州提點湖北刑獄坐言新法黜知信陽軍病免起知宣與湖州入爲吏部員外郎引疾求外帝以爲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召爲左司諫卒 義問字士宣善文辭應禮部試父引嫌罷熙寧中京西轉運黃好謙辟管勾文字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爲名除司農管當公事從會孝寬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歷舉以問應析如流喜曰欲見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判官自免役行分戶五等儲其羨爲別賦號家力錢義問悉奏除之移使京西時陝西用兵亡卒所至成聚請令詣官自陳給券續

食人以爲便。會有不悅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運副用文彥博薦，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蠻楊晟秀叛，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進直龍圖閣，知廣州。章惇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復故官，知潁昌府卒。孫恕崇，寧初爲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與弟南陵令意咸謝病，免歸。杜門躬耕，恕尋以宣教郎致仕。靖康元年，中丞許翰言其高行，詔起爲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吳敏薦，召對而貧不能行，竟餓死。

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第進士，爲僉官尉，闔俗自壽者悉爲。獻正前後，活五十三人。辟大理寺檢法官，當官有守三司，請重鑄鐵錢法，至死及爭不可。主者恚曰：「大事當出一檢法耶？」及曰：「義理爲先，安有高下？卒不爲，詘徙審刑院，詳議官累遷太常博

士上疏言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者宜乎天降之祥而陛下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夫肉刑之五其一曰宮所以除之者重絕人之世也今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人理希求富貴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天死者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天父母所悲况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故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事有相因伏望順陽春生育之令濬發德音條禁宦官濫增養子擅宮童幼寘以重法必然天心以應聖嗣增廣名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重其言欲用爲諫官以父憂去嘉祐三年始擢秘閣校理改右正言條上十餘事請汰冗兵省冗官除民疾苦多施用之又請擇館職分校館閣書并求遺書於天下語在藝文志又言日食者陰侵陽之戒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后

妃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乘夫疆場無虞非所謂四夸侵中國
失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左右親倖驕縱亡節將帥
匪人爲敵所輕因言孫河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前任麗
籍輕動寡謀屈野之鯁爲國溪耻沔由此坐廢歲饑又言春秋
有告糴之令漢二千石以上同國休戚今陛下恩施動植視人
如傷而州郡官司坐視流離擅興閉糴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
哉請諭如違制律從之遷右司諫在職數年以勁正稱遇事無
小大輒言嘗請毋納羣臣上尊號出後宮私身及非執事人毋
以御寶白劄賜近倖及賜家人冠帔比丘尼紫衣并責執政大
臣目循苟簡畏避怨謫宜用唐李吉甫故事揀拔賢俊約杜預
遺法旌擢守令復置將作監屬專領營造罷都知任守忠駙馬
李瑋干求內降俄坐學士胡宿等劾與御史沈起增注磁湖鐵

治大姓程叔良恩例出爲工部員外郎知廬州進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知桂州卒錄其弟齊爲太廟齋郎

孫甫字子翰許州陽翟人少好學日誦數千言初舉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簿再舉及第爲華州推官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杜衍辟永興司錄譙封必引經義歷評天下賢俊衍喜得益友諸生多從學問遷太常博士知永昌監益州交子務轉運以交子多僞造紙幣欲廢不用甫謂僞弊可廢錢不可廢但當嚴以治之可以小嫌害大利乎遂得不廢衍入薦授秘閣校理改右正言歷右司諫應詔進十二事按祖宗故實校當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論述以爲諷諫名三聖政範時河北降赤雪甫以爲赤青人君舒緩之應晉太康中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宮故河陰降赤雪終致晉亂又忻州地震六年每震則

有聲如雷前代未有如此之久者惟唐高宗卽位晉州經歲地震其後昭儀幾移唐祚天地災變應不虛生陛下欲救舒緩之失在威福自主時出英斷以懾姦邪欲救羣陰之變在外謹戎備內制後宮謹戎備則切責大臣使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宮則凡掖庭恩寵輒加裁節使無過分此應天之實蓋指契丹西夏及溫成之事也又言修媛寵恣市恩禍漸已萌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甫曰所謂諫臣耳目正以達不知也夏國乞盟又上一利四害時張子輿使回元昊乞歲賣青鹽兼欲就京師互市諸物仍求增歲給之數甫言元昊所乞直不下十餘萬緡况朝廷已許歲賜二十五萬若又許其賣鹽則與遺契丹物數相當使其聞之則貪得之心倍生况先帝時德明累乞放行青鹽以其亂法不聽必待請之不已

追子弟入質而後許之。蓋鹽乃中國大利，西戎之鹽味勝解池，而產無窮。既開其禁，必難隄防。兼聞子輿言夏人方收結人心，鈔掠所得，旋給其衆，兵力雖勝，用度隨窘，正宜以計困之。安得曲徇其請乎？甫素與尹洙善，及洙怒劉滬違其節度將斬之，大臣稍主洙議。甫言：水洛通秦渭於國家，爲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又杜衍常薦甫，適保州兵變，前有告者，衍爲樞副，不時發之。甫因言衍可罪，又論叅政陳瓘中不可用，帝難之。求外不許。及丁度入對，求進用甫，復奏之。帝疑其朋黨，出知鄧州。徙安州，遷兩浙轉運使。范仲淹在杭，一切繩之以法，公退未嘗不稱其賢。再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陝州。徙晉州，爲江東轉運三司度支副使、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爲侍讀，卒。特贈右諫議大夫。甫性勁果，鯁亮，不私善，持論有文。

集七卷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閒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

楊察字隱甫其先晉人從唐僖宗入蜀祖鈞從孟昶歸朝父居簡真宗時仕至都官員外郎宦廬州因家合肥察幼孤七歲始能言母頗知書嘗自教之登景祐進士除將作監丞通判宿州遷著作郎直集賢院出知潁壽二州入爲開封推官判三司鹽鐵度支勾院修起居注歷江南東路轉運兼按察使行部數獲奸隱衆皆畏伏尤以舉官爲急務不效俗吏掎拾美餘名爲右正言權禮部貢院時請罷糊名考士及變文格爲放軼以襲唐體察奏防禁一潰則奔競復起且文無今昔惟以體要爲宗若肆其瀆漫亦非唐氏科選之法議遂寢避執政晏殊親嫌換龍圖閣待制毋憂服除擢知制誥拜翰林學士權知開封遷右諫

議大夫至御史中丞論事無所避時舉御史細故皆置不取察
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今古治亂良直之臣今舉
格太密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又故事許風聞縱所言不當繫
朝廷采擇近御史何郊以疑似之間遽令中書詰問亦恐臺諫
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宰相陳執中以爲忤未幾坐失
出罷知信州復以侍讀學士徙揚州兼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
改端明殿學士知益州遷禮部侍郎權三司使內侍楊永德毀
祭於帝三司有獄辭連衛士皇城司不卽遣有詔移開封鞠之
祭乞罷遷戶部侍郎提舉集禧觀進承旨學士遇事明決勤於
吏職雖多益喜不厭以餌鍾乳過劑癯瘠猶入對商畫財利歸
而大頓人以爲用神太竭卒贈禮部尚書諡宣懿祭美風儀敏
於屬文爲制誥皆雅緻有體當世稱之有文集二十卷無子以

兄子庶爲嗣弟寘舉進士第一通判潤州丁母憂毀瘠而卒
張存字誠之冀州人舉進士爲安肅軍判官天禧中始制身言
書判科存預其選改著作佐郎知朝城縣寇準守大名異待之
中丞王曙薦爲殿中侍御史天聖八年罷百官轉對存請復之
時曹修古等以忤旨廢黜進士林獻可因上封竄惡地存言自
古忠直之諫實預理亂安危之機近世人臣爲佞者多效忠者
少遂使人君多知其美鮮知其惡至民有疾苦俗有衰弊皆壅
而不聞此非人君之要道也俄歷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戶部
度支副使天章閣待制爲陝西都轉運使奏黃德和誣劉平朝
廷采其說遣文彥博按治平始得直德和被誅元吳求欵附議
者猶執攻討之策存願羈縻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以母
老憚行降待制徙澤州踰年復學士知成德軍言河北城久不

治乃以爲都轉運使盡城諸州入知開封坐失察王則反降知
汀州存塔李敬弟教因醉爲妖言事覺自縊有諸其不死尚在
賊中父母親屬以存故得免詔奪存職徙池州改郴州久之遷
吏部侍郎拜禮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八諡恭安存性孝友每
言兄弟手足妻妾外人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故嘗收恤宗
屬嫁聘窮嫠不使一人失所家居矜莊子孫非正衣冠不見與
賓客燕接危坐終日未嘗傾倚棗疆河決勢逼冀城存自以爲
民望訖不肯徙卒亦無事

田况字元均冀州信都人祖行周晉亂沒於契丹父延昭景德
中契丹寇澶州畧得數百人哀而縱之脫身南歸後生八子官
至太子率府率延昭性沉摯教子甚嚴皆知名况卓犖有大志
好讀書登甲科補江陵推官調楚州判官遷著作佐郎復舉賢

良方正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夏竦辟陝西經畧判官朝廷以元
昊猖獗欲從羣臣議將用攻策况上疏陳七不可乞召兩府大
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出兵邀擊不必先事輕舉如
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由是罷出師議既又上治邊十
四事遷右正言帝嘗面論政體頗以好名爲非意在遵守故常
况退而著論上之其畧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
舜三代之君雖未嘗好名而鴻烈休德皎若日月陛下倘奮乾
剛明聽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儼姦克則有神武之名斥奢
汰華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飲則有廣愛之名悅亮
直惡諂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貴功
實抑偷倖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爲則天下何所望乎
從古以來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皆所以尊輔朝

廷綱紀人倫之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耻
之徒爭進而勦沮之方不行豈聖人彌世之義耶又將丹修天
德城多補砦堡况復上疏言唐肅宗以天下未安除正衙奏事
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蓋勿無侍衛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
敵桀慢而河朔將佐之才智甲兵之堅善道路之險巽城堊之
修治軍政之是非財用之多寡兩府大臣果能知其詳否臣前
自視如蕭英劉六符之時中外惶惑不知爲計願因燕閑從容
訪論思慮而預防之臣叨備耳目實係朝廷安危其切於進忠
如此尋爲陝西宣撫副使還領三班院保州雲翼軍殺州使據
城叛詔况度視聽便宜行事况爲區處營田汰諸路宣殺廣捷
等兀軍事遂平策元昊勢屈納欵必令還延州侵地毋過許歲
幣并入中青鹽請戮陝西陷殺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不

盡行也。還拜樞密副使。嘉祐三年爲樞密使。朝廷將大用之。以坑殺降卒數百遂終無子。以兄子爲後。有奏議二十卷。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登進士。調大理評事。知藍田。上元二縣。徙知昭州。通判蘇州。言兩浙餽官貨種食本以行惠而督償頗急。反重困民。詔緩輸期。廖曆中擢殿中侍御史。引洪範言「土總羣吏。如歲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於春。地震於夏。雨水於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戒告也。宜責躬修德。以回上帝眷佑。陰不勝陽。則災異衰止而盛德日起矣。」徙開封。推官遷通判。僧常瑩以簡札達宮人。輦官鄭玉醉毆微巡卒。悉杖配之。改度支判官。進侍御史。兼知雜事。諭石元孫不死行陣。係縲辱國。不斬。無以厲邊臣。李用和除宣徽使。加同平章事。張堯佐推陝西運使。皆非祖宗慎名器之意。恐

上累聖德及奏減資政殿學士員名待制官同議政復百官轉對帝稱其言事有體以爲戶部副使會宴契丹使紫宸殿故事坐殿東廡下同列有言例坐殿上者與劉湜陳洎趙出降知海州徙蘇州復副使初河北歲饑益漕江淮米餉之後江淮饑有司尚責其數擊奏減之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判吏部流內銓進龍圖閣學士知滑州滑歲調丁壯修河伐灘葦擊以爲疲民奏用州兵代之河漲將決擊夜率官屬督工徒完隄水不爲患詔獎其勞勾當三班院同知貢舉可知杭州帝賜詩寵行累遷右諫議大夫改江寧河中卒擊性淳靜不爲矯厲之行政迹亦如之平居未嘗問生業喜爲詩多警句有奏議四十餘篇

姚仲孫字茂宗本曹南著姓曾祖仁嗣陳州商水令因家焉父

驥進士第一官止著作佐郎仲孫早孤事母孝擢進士補許州
司理叅軍民婦馬氏夫被殺以誣里胥仲孫請於知州曰幸毋
遽決後果得殺人者調邢州推官徙資州更二守皆老事多決
於仲孫運使檄詣富順監按疑獄全活數十人改大理寺丞知
建昌縣先時運茶抵南康露積於道爲霖潦所敗主吏多破產
乃勸吏民卽高阜爲倉邑人利之徙判彭州上禦戎料敵之策
名防邊龜鑑謂天下雖無事不可弛兵備改睦州歲早有詔賑
民吏不時給仲孫幼主吏夜索丁籍盡給之累遷屯田戶部二
員外郎王驥守益辟通判州事召爲右司諫上方齋太廟而都
知闕文應叱醫官聲聞御所及郭后暴崩中外莫不疑真毒者
旣出爲秦州兵馬鈐轄稱疾復留仲孫再論之乃亟去除起居
舍人歷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兼知雜御史時諫議大夫至十二

員仲孫奏謂是職朝廷妙選不宜歲月序進若視年勞槩授則數年之外其員益多請艱其選以處材望之臣餘悉次補卿監乃詔當選者奏聽旨初以諸路提刑還朝多擢省府請第其課爲三等升黜之卽詔領司考課之法歷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大修城壘兵備仁宗賜詔褒之權知澶州河壞明公埽絕浮橋仲孫親總役堤上埽一夕復完權知大名夜領禁兵塞金堤決河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及患進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屬西北備邊募兵益屯及賞賜聘問之費不可勝計皆悉心經度尋坐小吏詐爲文符出知蔡州因母憂喪一目卒

李京字伯升趙州人第進士歷平定軍判官冀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魏縣吏畏其嚴相率遁去監司多病其苛旬府任布獨

謂京能奉法不可墮吏奸計始賴以免徙知永昌縣通判趙州
王拱辰薦由襄行遷監察御史秦西北二邊有窺伺中國之意
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以數萬殆今十年
震動不已二月雷發聲在易爲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
收聲爲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羣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
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敵彘戒輔臣慎命令以厭禍
於未形又言尚美人棄外館多年比聞復召臣恐假媚道以爲
蠱惑宜亟絕之嬪御子苗繼宗緣恩爲府界提點宜割帷簿之
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帝多嘉納授右正言直集賢院
同管勾國子監加史館修撰數上書論事宰相賈昌朝不悅坐
囑吳鼎臣薦推直官李實謫太常博士監鄂州稅上疏自辯言
鼎臣傾險包藏甘爲鷹犬惟陛下察之未幾卒於官詔錄子謀

郊社齋耶 吳鼎臣棣州人爲侍御史希昌朝意告中丞高若
訥以逐李京昌朝罷夏竦自北京召將入相鼎臣論竦在并州
杖殺私僕且論議與陳執中不合不可共事遂罷竦以鼎臣爲
刑部員外郎知諫院朝廷方與契丹保誓約而楊懷敏增廣塘
水輒生事命經度利害以爲河北體量安撫使鼎臣依違顧望
不能決及施昌言與昌朝議河事不合又令代之以度支副使
拜天章閣待制數月卒

魚周詢字裕之雍丘人早孤好學第進士爲大理評事歷知南
華分宜靜海三縣遷太常博士通判漢州常部衆救火植劔於
前以警攘竊民無所失以屯田員外郎知真州徙提點荆湖南
路刑獄求便郡知安州改蔡州召爲侍御史安撫京西賜緋衣
銀魚擢開封判官又使陝西刺民兵還判三司理欠憑由司進

起居舍人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改三司鹽鐵副使時城滑州尹洙鄭戩爭事未決詔與都轉運程戡相利害周詢是戢議遂城之遷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知成德軍徙河北都轉運使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慶曆八年上患天下急務手詔近臣訪之周詢上疏言西陲禦備天下釋騷越募兵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用不足臣謂祖宗初有天下所制疆域及兵甲租賦比今尚寡然而摧堅震敵府庫無空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勞皆因賞信罰必將選兵精所致近元昊背惠四方宿師朝廷川空疎闕茸者爲福裨以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卽大敗小戰輒小奔徒日費千金賫官鬻爵更錢壞法禁鹽損民今元昊已死幼子新立乃朝廷寬財用惜民力之時矧夫秋水旱繼作今春饑僅相屬生靈重困於茲爲劇願委本路安撫與

守邊掌計臣僚速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歛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衷出內帑錢以助關陝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抑兼弁則公有美財私有餘力矣又言承平寔久仕進多門人污政濫員多闕少額置有常詔除無限預闈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考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居多困乏之歎行寡廉耻之風負瑕戮服輿臺者亦置班列而又亟更數易交錯道路官冗之弊一至於此願陛下特詔進士諸科中第解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官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矣又言今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謂國家監前代之患一切用京官爲郡守雖地處蕃宣而秩爲卿監班行雜冗序遷者衆願詔兩府選委如兩任通判可知州軍若治狀尤異卽升省府

其常例除補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又言將帥之材非文武兼備不可。遽任近者西北有警補授帥臣出於遽辟索無信義以結士心。又乏莊嚴以正師律。往往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敵國。未有若今之甚者也。願擇各臣選舉。溘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故事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疎闊。仁宗嘉其詳敏。坐舉張得一。出知永興軍。改成德軍。未行卒。帝嗟悼之。特贈工部侍郎。周詢性平易。聞見該洽。明吏事。在安州時。囹吏見大蛇垂鬣。詢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傳以爲異。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五

蔡襄

曾孫沈

孫沔

余靖

王陶

郭申錫

范師道

彭思永

唐詢

父肅子羽

陳薦

楊繪

龔鼎臣

韓贊

李兌

從弟先

賈黯

滕元發

劉述

劉琦錢顛

蔡襄字君謨仙游人登進士調西京留守推官薦爲館閣校勘會范仲淹以言事去余靖論掾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皆坐譴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爭相傳誦契丹使買歸張於幽州館一不肖指若訥也未幾仁宗

親擢靖修及王素爲諫官。襄又作詩以賀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乃上疏曰：竊聞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造爲禦之之說，指意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而已。夫忠臣引君當道，豈敢避名。忠憤所激，何有好進。人君聽諫，萬世美譽，何爲彰過。若乃巧佞之徒，捨其事之難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退而揚揚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循默苟容，無所媿耻。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君心之非，不救之於未然，成其過失，傳之天下後世，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時又罷夏竦樞密，用韓琦、范仲淹。襄言：陛下退一邪，進一賢，豈遂闢天下輕重哉。然而士大夫相與賀於朝，庶民相與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者，蓋一邪。

退則其類亦退。一賢進則其類亦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秦乎。雖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旣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又獲壽康。使醫雖良。術不盡用。則病且日深。後有和扁。難資效矣。其言多類此。又因旱蝗日食地震疊見言災害之來。皆由人事。原其所致。君臣上下皆有闕失。夫不專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君上之失也。操致主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畫以矯時弊。以副委失。此大臣之失也。苟有弊政而不能正。民有疾痛而不能達。此臣等之罪也。䟽山聞者。悚然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任職論事無所回撓。開寶浮圖災。詔取舊瘞舍利以入宮。人傳奉多有灼臂落髮者。又亟議營復襄諫。非禮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裔驕慢。陛下當修人事。奈何專信佛法。元昊納款。始自稱兀卒。旣

又譯爲吾祖褻言吾祖者猶云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賜之詔而亦稱吾祖是何等語耶又言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爲首惡而殺之以求招撫從而聽之豈不爲四方笑乞盡誅之詔從其議母老求知福州爲福建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復召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帝遇之益厚賜其母冠帔手書君謨兩字賜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襄精於吏事談笑剖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備禮招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延誨諸生俗重凶儀親亡或祕不舉破產飯僧喪下令禁止徙知泉州萬安渡絕海而濟行旅苦其險襄立石爲梁長三百六十丈種蠟於礎以爲固至今賴之名爲翰林學士移三司使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

刻剔蠹弊簿書紀綱皆可法則會英宗與皇太后有疑言傳聞
襄有疏論帝不當立乃乞外拜端明殿學士知杭州治平三年
丁母憂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襲爲文潛道粹美工書法爲
當時第一仁宗命書元舅隴西王及溫成后父碑辭曰此待詔
職耳終不奉詔於朋友尚信義聞其喪不御酒肉爲位而哭神
宗未及識之而問其名宰相王珪等列其賢以爲可惜帝惻然
哀之特官其幼子以爲祕書正字後蔡京同郡晚出欲附名闕
自稱族弟政和初孫佃廷試唱名舉首京以族孫引緣降爲第
二佃終身恨之 曾孫沈字子平徙雪川父伸左中大夫以蔭
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出知吉州召爲刑部員
外郎判度支南渡遷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
時久旱郡民築陂滯水灌溉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舻相衝漕

司徵郡決水放之父老泣訴洗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已而大雨漕運通歲又大熟民歌之曰我請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就除司農少卿言鎮江三邑稅戶客戶輸丁各異請爲一體所輸丁絹依和買之直計尺折納人給一鈔官自買絹起發公私皆便上嘉納名爲戶部侍郎試吏部尚書未幾改戶部尚書求去除徽猷閣學士知寧國府來祠歸卒年五十七洗清介事親孝以曾祖襄未易名力請于朝賜諡忠惠所得俸每以振親戚之貧者卒之日囊無餘資

孫沔字元規會稽人第進士補趙州司理參軍遷祕書丞爲監察御史襄行景祐元年禮院奏冬至日冊后沔言喪未祥禫而行嘉禮非制也不報又言同安尉李安世上書指切朝政被劾加罪恐杜天下言者請勿治黜知衡山又上言水旱游至蟲螟

屢生星變河決疾疫流離等事責監永州酒改通判潭州知處
州徙楚州所在皆著能迹復爲監察御史轉左正言論事益有
直名首言呂夷簡任中書二十年言聽計從三冠輔相有宋得
君一人而已及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恨不移所疾患於身
四方傳聞爲之泣下未知何以爲報而當國以來黜忠言廢直
道所薦王隨陳堯叟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取笑張士遜本
乏遠識取冠台席致隳國事豈真不知進賢爲社稷遠圖夷簡
但引不若已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
冀復思已而名用之也旣而復還秉政正宜振紀綱修廢墜選
賢任能節用養兵奈何自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于茲三年不
更一事惟以姑息爲安避謗爲務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求
賂無厭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天下皆稱賢

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天下皆謂儉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乃復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肯雖罄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矣書聞識者喜其察切遷工部員外郎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轉運使遷禮部郎中爲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畧使知慶州邊人服其能元昊死諸將欲乘隙大舉沔以爲乘危伐喪非中國體三司給特支物恐軍士有怨語賴沔彈壓無敢譴者歷陝西河東都轉運使再知慶州養練士卒招撫蕃奔聚戰亡遺骸葬祭之軍皆感泣遷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成都母喪服除更陝西都轉運會京東多盜移知徐州明購賞嚴誘罰盜遂止徙秦州值僂寇反沔入見言西事不煩聖慮當以嶺南爲憂臣覩賊勢方張官軍朝夕常有敗明日果聞蔣偕死帝諭執政誠如沔料屢籍奏爲湖南江西安撫使兼

廣南東西路以便宜行事請益發騎兵增選偏裨求武庫精甲
憂賊度嶺而北檄名湖南北大兵繕治營壘多具宴犒賊疑不
敢進會遣狄青與沔會遂敗智高留沔治後事還給事中及還
帝問勞解御帶賜之拜樞密副使令讀張貴妃后冊辭非故事
求罷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遷大學士徙青與并州沔彙於
宴游好女色妻邊氏悍妬言者廉其帷薄數事以聞徙壽州貴
寧國軍節副復光祿卿分司南京居宿州遇恩起知濠州以禮
部侍郎致仕英宗遷戶部侍郎歐陽修薦起知河中府轉觀文
殿學士三知慶州徙延州道卒居官以才力聞性彊直少所畏
憚然跌蕩不守士節初陝西川兵朝廷多假倚邊臣集事近臣
出帥或驕恣越法及沔廢後真定呂滌得罪自此守帥之權微
矣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少以文學稱鄉里不事羈檢起家進士爲潁縣尉試書判拔萃科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祕書丞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併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書奏摺集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廷臣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被譴謫倘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指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籛蹠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徭豈損令德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由是知名徒監秦州稅知英州遷太常博士復校理同知諫院慶曆中爲右正言時仁宗銳意更弊靖言朝廷威制天下在賞罰今官吏債事四方羣盜蜂起大臣齷齪守常不立法禁州郡又不能制大可爲國家憂請定賊發捕獲之賞及爲賊劫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罰又言太白犯歲星并左執法請責躬修德以謝

天變使契丹辭日條奏數十事日幾是乃罷進修起居注開寶
寺塔災復疏言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厥德感動人心則雖有
危難後必安濟日今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亡儲蓄十室九空
正宜勤勞罪已愛人之憂則四民安居海內蒙福如不恤民病
廣事浮費非天下所望也又言是非予奪之間貴乎一體曩者
郎中呂覺以治獄祈易章綬陛下諭以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
澤臣已書之記注今博士王翼又以治獄賜五品服臣竊以爲
前日論覺是則今日賜翼非矣後人不知必以深文重法希陛
下意其說多見納用又言戎事有機國力有限景德中契丹之
患近在封域之內止捐金縑三十萬今元昊之警遠在邊鄙之
外所予至二十六萬若復益契丹間之寧不生心無厭之求
自此始矣擢知制誥契丹人以朝廷欲加封元昊以兵臨西境

願爲中國討賊請罷和議朝論難之以靖數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遣靖往報卒屈其議靖凡三使契丹亦習其語偶作番語詩爲御史王平等劾出知吉州初靖爲諫官時嘗劾博士茹孝標匿母喪坐廢至是詣闕言其少游廣州犯法受榜靖聞之求侍養歸改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已而遷衛尉卿知虔州父憂值儂寇反起復爲祕書監知桂州委以廣南西路經制值智高西走邕州靖策其必結交吐脅諸峒以自固乃約李德政會兵共擊備萬人糧以待又募儂黃諸姓酋長皆縻以職使不與合謀旣而狄青孫沔被命共討賊平遷給事中御史梁禧言其賞薄遷工部侍郎及諸將班師獨留靖廣西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母子弟三人生致之闕下加集賢院學士徙知潭青二州交趾蠻中紹泰寇邕州殺五巡檢復命安撫廣西至則召其用事臣

費嘉祐詰問荅以近邊種落相侵誤犯官軍願悉推治還所掠及械罪人自贖靖厚賜遣去遂不復出擢工部尚書知廣州代歸卒贈刑部尚書諡曰襄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第進士爲韓琦所知驟加獎拔至太常丞以登朝在郊祀後恩不及親父喪乞還所遷官丐追贈詔特聽之服闋除太子中允嘉祐初爲監察御史裏行衛卒入延福宮爲變有司引竦決恩降其罪陶言禁省之嚴不應川外間例詔悉流海島主者皆論罰中貴人導丹客入禁廷陶引漢唐方士例請戮之論陳升之爲樞副不當升之去陶亦出知衢州明年復爲右正言上言自至和中羣臣交章請擇宗室親賢建儲嗣及命宗實知宗正寺浸潤稽緩踰年不就職或云事由嬪御宦侍姑息之語聖意因而惑焉臣恐海內臣民將謂陛下昔

者親發德音順天意安人心銳爲此舉今者聽左右近倖疑之
中外搖搖之心復起自此姦邪得伺間隙臣切痛之因請對仁
宗謂別與一名目乃立爲皇子皆其力也英宗卽位加直史館
修起居注爲皇子伴讀淮陽潁王府翊善進知制誥尋以龍圖
閣學士知永興軍未幾名爲太子詹事神宗立以東宮舊臣遷
樞密直學士拜御史中丞陶欲自窺重位乃與琦立異琦以郭
逵簽書樞密令陶宣撫陝西復詔還都陶言琦用太祖故事置
逵二府命將出師劫制人主必有姦言惑亂聖德願罷逵帝曰
逵先帝所用今無罪黜之是章先帝用人之失不可陶旣不得
逞遂奏琦不押文德常朝班以爲跋扈陶意帝初臨御頗不悅
執政之專將必易置大臣故盡力攻琦琦閉門待罪帝徙陶爲
翰林學士旋出知陳州入權知三司使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

近帝亦薄其爲人除侍讀學士歷知蔡許汝三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元豐三年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諡文恪陶微時苦貧與母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周之又捐金爲之娶及貴而尹洛愚老喪明往謁意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愚大夫望歸而病死聞者益薄之

郭申錫字延之唐宰相元振後裔登進士爲晉陵尉民有訴其弟爲人所殺察其色懼而不哀詰曰得非汝自謀殺弟乎訊之果然擢知博州戍兵欲脅衆爲亂申錫爲戮一人黥二人乃定仁宗謂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耶名爲御史臺推直官數上疏論事遷侍御史知雜事屢詆權倖無所避論余靖引胡恢有醜行高若訥引范祥啓邊彘帝謂近世士大夫方未達時好指陳時事及被進用緘口不言若申錫不多見也河北奏契丹遣泛

使至命爲體量安撫使。還遷鹽鐵副使。未幾以天章閣待制出知鄧州。河中與滕元發奏種諤薛向擅發諸路兵城絳州。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後如其言。及諒祚死。請捐前過。聽其子襲爵。著邊鄙守禦策。言二敵賴歲幣甚厚。渝平豈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將守邊。不要功生事。則善矣。久之以給事中致仕。年七十七而卒。

范師道字貫之。長洲人。第進士。爲撫州判官。擢知廣德軍。禁張王廟殺牛。以祠改許州通判。累遷都官員外郎。吳育舉爲監察御史。請罷內降。推恩擇宰相。久其任。選宗室賢者。養官中。備儲貳。皇祐中。賈昌朝議置五輔郡。號爲京師拱衛。而宦官欲謀廣從。兵取京畿財賦贍之。因以收事柄。師道力陳非便。罷之。舊制四年貢舉士。苦淹滯。請引爲三年。引例補外出。知常州。徙廣南。

東路轉運使舊補攝官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始爲置籍次第遣補名爲鹽鐵判官改兩浙轉運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上疏禮以制情義以奪受近因官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竊聞後宮周氏董氏誕育公主諸閹女御並爲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御寶白劄遷拜甚多夫周董尚可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嚴制止七人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四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閹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謂陛下寵幸太過恩澤不節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濟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與焉進之不可不以其道也又東南大星隕有聲如雷疏言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爲破軍殺將伏尸流血廿

氏圖經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備邊防盜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動勇者少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投隙而動者宜揀拔將帥練卒伍詔天下預爲備禦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奏王德用程戡不當領樞密宦官石全彬閻士良不當升進出知福州尋以戶工二部郎中爲三司鹽鐵副使遷直龍圖閣知明州卒前後在言責厲風撼有聞卽言仁宗晚年尤恭儉四方無事所言雖過每優容之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歷知南海分寧二縣通判睦州值台州大水城敗人溺檄思永往攝治葬死厚生伐木助民不數月公私舍皆具築城高於前堅厚如之擢知潮州遷常州皇祐初入爲侍御史論內降弊政非盛世所當有未幾明堂覃恩有傳百姓皆進秩者時張堯佐覲執政王守忠求鹿館命雖未

下思永皆先事而言帝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爲之請乃解臺職以汎思轉司封員外郎充湖北轉運使降下溪蠻彭仕義加直史館收益州路治成都府吏偷盜公錢付獄已三歲出入自如思永攝府事甫一日卽具獄民以楮券爲市藏衣帶中盜置刃於爪捷取之解敗者思永擒得一人案治之悉黥其黨隸民間中使歲祠峨眉率留成都拾珍玩價值數百萬錢悉出於民思永腹其三分之一使怒去然亦不能有所中傷也尋爲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勸民種麻桑更賦稅徙知江寧治平中召爲御史中丞濮王有稱親之議言事者爭之皆斥去思永更上疏極論曰濮王生陛下而仁宗以陛下爲嗣是仁宗爲皇考而濮王於屬爲伯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也陛下爲仁廟子日考日親乃仁廟也

若更施於濮王。是有二親矣。使王與諸父等。無有殊別。則於大孝之心。亦爲難安。臣以爲當尊爲濮國大王。祭告之辭。則曰。姪嗣皇帝。書名昭告於皇伯父。在王則極尊崇之道。而於仁廟亦無所嫌矣。此萬世之法也。疏入。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卒不果。神宗卽位。御史蔣之奇糾歐陽修陰事。倚思永爲助。思永言。惟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遂以專恣朋黨劾之。有詔問語所從來。思永不對。乃出知黃州。改太平熙寧三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生平仁厚。廉恕兒。特且起就學。有金釵墮於門外。默坐以須。俄而物色者至。卽以付之。其人欲謝笑而不荅。始就舉。持數釧爲資。客至出玩之。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爲求索。荅曰。數止此耳。已而客舉手揖釧墜於地。衆服其雅量。居母喪。鄉

人餽之一無所受子衛亦孝謹以父老棄官家居十餘年族里稱之

唐詢字彥猷錢塘人父蕭字叔元七歲能誦五經錢俶聞其名而慕之與孫何丁謂曹商游從學者衆第進士調郿縣簿徙秦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寓逆旅夜聞呼聲往視乃同宿者殺人亡去血沾其衣捕吏執之獄具蕭疑有寃持之數日果得殺人者由是有名雷有終辟觀察推官遷著作佐郎歷知開喜福昌二縣通判陝州召拜監察御史歷遷工部郎中知洪州擢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遷刑部郎龍圖閣待制卒詢初蔭將作監簿天聖中獻文賜及第知長興縣以太常博士知歸州與賈昌朝親嫌吳育薦爲監察御史喪母服除育方參政故事當罷言職昌朝欲留不得以知盛州北入見中丞張方平奏留之詢由

是怨育而附昌朝初育由制科進昌朝雅不喜詢希旨上奏欲
罷制舉不得與進士同設若有災異非時舉擢如漢唐故事親
策當世要務而罷祕閣之試意在抵排育也有駁奏漢舉賢良
文學直言極諫之士非因災異唐制科亦不專於災異蓋災異
之出武彌年所無或頻歲而有今禮部進士有定限因以制科
隨之則事與時宜又從而更張之使遺材絕望非所以廣賢路
也仁宗是育言詢不得逞乃撫育弟婦故駙馬李遵勗姝久寡
不使更嫁欲因此附李氏自進議者鄙詢不固所守除工部員
外郎直史館知湖州徙江西福建江東三路轉運使還判三司
戶部磨勘司上言執政純取科名顯者修起居注非故事未幾
帝特用詢知制誥又以曾公亮親嫌出知蘇州徙杭青二州進
翰林侍讀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勾當三班院判太常寺進給事

中卒贈禮部侍郎有集三十卷好畜硯有硯錄三卷子坳以
蔭得官熙寧初上書言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疆
凡今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薦使置
對賜進士出身爲崇文院校書上薄其爲人除知錢塘安石欲
留之令鄧綰薦爲監察御史復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越故事
祇除太子中允以本官同知諫院坳果怒安石易已連上二十
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伺百官起居日扣陛自陳臣前所言皆
大臣不法請爲陛下一一陳之坳搢笏展疏且目安石令近御
坐以聽安石行遲遲坳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
悚然而進坳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畧言其專作威福表裏擅
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
王珪等曲事無異厮僕曾布元絳薛向陳繹願指氣使大類家

奴任張琥李定爲爪牙張商英爲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已者雖不肖爲賢諸臣皆慚懼俛首未詆安石爲李林肯慮把上屢止之惻憐慨自若略不退懾諫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湖州別駕鄧綰自劾繆舉且申救之改監廣州軍資庫徙吉州酒稅卒

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登進士爲華陽尉有盜殺人并母而不獲縣欲文致二人以追責薦不可曰烏有誣人以自贖者已而獲盜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薦性木彊簡澹琦深知之每語人曰廉於進身於退嫌疑間毫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也薦爲祕閣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常禮院英宗出閣選爲記室參軍直集賢院神宗爲皇太子加右諭德卽位拜天章閣待制知制誥轉知諫院論薛向輕躁寡謀取橫山之功

不成乞以漢王恢之罪罪之曾公亮因御史楊繪言已過欲杜其口改遷侍讀薦奏使其所言是宜責宰相不當以官縻之既入不報改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會河決聚聖劾議役丁夫八萬於恩冀深瀛之間築堤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薦言民力方困假以歲月民工兩便詔從之還判吏部滸內銓并太常寺議學校貢舉法請會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察孝廉如漢制權御史臺言李定匿服罷臺事又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爲興文閣學士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屢求退提舉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其子厚御史臺主簿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少奇警讀書五行俱下爲文立就名聞西州登上第通判荆南以集賢校理爲開封推官遇事迎刃而解日未午率沛然仁宗愛其才欲超賓侍從執政以年少不用母

老請知眉州徙興元府在郡獄無繫囚館庫失緣視盜跡不類
人卽呼戲沐猴者一訊具伏人服其明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
制誥擢知諫院適遣內侍王中正李舜舉等使陝西上言陛下
新卽位天下拭目以觀初政館閣臺省之士不爲少何藉一二
中人而遣之乎不報執政以向傳範久領郡有聲使安撫京東
兼守鄆州繪言其外戚匪宜又論曾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已物
向與曾鞏同官越州占民田爲郡守所繩鞏深庇之今川鞏爲
史官私也帝爲寢之改兼侍讀固辭召中丞滕甫諭意稱繪抗
跡孤遠立朝寡援不畏彊禦知無不爲朕一見許其忠蓋擢實
言職信亦篤矣今日之除姑令少避爾繪曰爲臣不得其言則
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不拜未閱月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言
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老成舊臣不可不惜若范鎮富弼司馬

光皆未及七十而相繼引退。陛下可不思其故乎。時用經術取士，獨不及春秋。繪請令學者以三傳講解，及免役法行，逐戶科率多者至三百千，繪陳其難行，有五詔分析，繪固執前議，罷爲侍讀學士。知亳州，歷應天、杭州，再爲翰林學士。朝議欲加孔子帝號，以爲非禮，又言不宜用慶曆改置，閏悉從之。常薦屬吏王永年，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饋賂，貶荆南節度副使。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元祐初，復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卒。年六十二。有文集八十卷。生平表裏洞達，一出於誠。范祖禹深重之，爲吏強敏，多主愛利，而受性踈曠，訖以是廢。

龔鼎臣，字輔之，郟州須城人。武陵令，誘衷之子幼孤，自立。登景祐進士，爲平陰縣簿。疏泄瀦水，得良田數千頃，調孟州司法參軍。轉泰寧軍掌書記。會有讒石介不死，鼎臣願以閩門證之。杜

行出奏藁示曰吾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舉爲著作佐郎知萊蕪縣徙知濠陽改祕書丞母憂服除知安丘名試祕閣轉太常博士賜五品服知渠州渠故僻陋無學者鼎臣爲請于朝建廟學選邑子爲諸生日與講說立課肄法州人始有登科者旣去繪像事之名入編校史館書籍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請罷錫春宴爲去冬大旱非君臣同樂之時又日當食陰雲不見爲異益大願精思力行進賢遠佞以荅天誠論都知鄧保信罪狀不應出入禁中蘇安靜年未五十不應超押班妃嬪贈三代僭后禮董淑妃不應賜諡凡大禮赦請準太平興國詔書前期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赦爲姦者朝廷多徇開封三司於法外斷獄願先付中書審畫悉從其請著爲令尋兼管勾國子監判登聞檢院詳定寬恤民力奏議淮南災爲體量

安撫使獨遺振貸全活甚衆拜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賜三品服轉吏禮二部郎中論宗室宜歲試補外官請汰濫官
冗兵蕃財用禁奢靡連劾薛向姦甚鬻鹽市馬罔上取悅英宗
登極屢乞延訪臣下親決國事勸皇太后早還政及捲簾而御
璽未復又極論之又言昭陵遺訓從儉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修
以彰先帝恭德改集賢殿修撰知應天江寧二府召還判太常
禮儀事神宗卽位判吏部流內銓選人得官侍班謝辭率皆留
滯鼎臣奏易爲門謝人甚便之明堂議侑帝鼎臣奏殿父莫大
於配天未問以祖乃奉英宗配王安石欲坐講下禮官議以爲
不可安石不悅求補外知兗州時諸道方田使者希功賞槩取
稅虛額及嘗所蠲者加舊籍以病民鼎臣一無所增按籍差次
列爲十等充人德之尋以吏部郎提舉西京崇福宮復起判太

常寺留守南京。陛辭上。顧語移晷。喜曰。人言卿老不任事。精明乃爾行。且用卿矣。適河決曹村流外。滿野爲勞。來振拊歸者。不可勝計。未幾拜諫議大夫。京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大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太清宮。以正議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在言路累歲。澗畧細。故至大事。無所顧忌。然其言優游和平。不爲峻激。使人主易聽。退亦未嘗語人。故其事多施行。

韓贄字獻臣。齊州長山人。起家進士。至殿中侍御史。坐微累黜。監江州稅。除知睦州。復爲侍御史。荆湖災。持節安撫。奏除馬氏計。丁輸米舊弊。改知諫院。舉劾無所避。以天章閣待制。歷知滄瀛二州。遷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商胡。而北議者欲復之。計工數百萬。贄言。北流旣安。驟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開魏金隄。使分注故道。支爲兩河。可紓水患。遣使相視。如其策。

繼役三千人。幾月而畢。入判都水監。權開封尹政簡而治。出知河南。建永厚陵。費省而不擾。神宗稱之。還知審刑院。糾察在京刑獄。知徐州。以吏部侍郎致仕。贊自奉至約。所得祿。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百數。退休十五年。謝絕人事。讀書賦詩自娛。年八十五卒。

李兌字子西。臨潁人。登進士。歷屯田員外郎。殿中侍御史。按齊州。叛卒獄成。有欲夜篡囚者。兌以便宜斬之。人服其略。改同知諫院。太常新樂成。王拱辰謂十二鐘磬一以黃鍾爲律。與古異。胡瑗及阮逸亦言聲不能諧。詔近臣集議。久而不決。兌言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詎容輕議。願參新舊。但取諧和。近雅者合而用之。進侍御史。知雜事。擢知諫院。時轉運使制祿與郡守異。有用彈劾奪罷。及老疾。請郡者一切仍奉。兌言非所以勸

沮乃詔悉依所居官資在言職十年凡所論諫不自表襮故解
傳世以天章閣待制出知杭州帝書安民二字賜之尋徙越州
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以清節稱還知河陽帝又寵以詩徙
鄧州政尚簡嚴有富人榜僕死係頸投井中爲解允駁云旣赴
井無自縊理訊果服罪入朝得對便殿力丐退英宗愛其老命
無拜然尚精明以爲集賢學士判西京御史臺積官尚書右丞
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六諡曰莊從弟先字淵宗登進士
爲虔州觀州推官攝吉州永新令兩州俗尚訟先爲辨枉直皆
得其平歷知信撫楚三州南安軍利梓江東淮南轉運使壽春
民陳氏施僧田其後貧往丐食僧逐之取園中笋執以爲盜先
詰其由奪田半還之所至治民如家人積官至祕書監致仕事
兄允彌篤後以子庭玉敘封得大中大夫卒年八十三庭玉年

六十卽棄官歸養人賢其家法

賈黯字直儒鄧州穰人進士第一除將作監丞過判襄州還爲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遷左正言自以遭遇備員諫職果於言事凡言從中出不由臣下彈奏皆論之杜樞駁張彥方欲忤執政意以他罪絀樞黯言其無罪不可以責近陰肆讒毀害及善良時討儂智高命余靖楊岐廣南東西皆許便宜行事黯言臨事指縱不一則下將無所適從若靖專制西路賊設東嚮又非所統無以使衆請并付靖經制兩路從之皇祐四年同修起居注遷左司諫宰相劉沆請中外薦舉陳乞一切用例以詔命從事論者以爲非便黯奏罷之會靈觀災言天意所欲廢當罷營繕赦守衛以示儆懼修省之意仁宗御選英閣名侍臣講讀訪問政體黯言修注官不宜先出請并名侍許之攝知制誥詔直龍

國閣錢延年不才不宜擢天章閣待制封還詞目命遂寢劾益
州推官桑澤父死赴調京師桑澤廢棄終身福州推官劉抃挾
數術言人禍福黯奏罷之詔以爲靈臺郎時詔兩制兩省官惟
公事許至中書密院見執政黯言朝廷無故疑間羣臣自爲疎
薄因舉先朝謝泌駁王禹偁故事追寢前詔尋出知許州徙襄
州迎父之官有故人在部中父遣卒致問黯咎卒父恚還里及
疾亟黯遽歸省御史劾其擅離紬知鄂州父喪服除爲翰林學
士請寬唐介等坐言陳升之不當柄用補外知密官院官吏有
以祖父嫌名請授他官者黯舉雍熙中詔書惟三省御史臺文
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不在此制累遷左司郎中權知開
封嚴獄吏謹視罪囚歲計庾死多少而賞罰之吏額七百須有
闕乃補然所斷治或山已見人不以爲允中丞王疇與其屬陳

經等皆言黯剛復自任赦書下府非應釋者反重刑之罷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英宗遷中書舍人預修仁宗實錄時皇子並除檢校太傅黯言三師天子之所師法子爲父師於義不可蓋前代因循弗思之過下中書議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遷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呂誨嘗彈黯黯反薦誨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怨願與共事帝初卽位大臣未嘗被問數召王廣淵周孟陽入對黯言俊又滿朝請如祖宗故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不可獨親藩邸舊人示天下不廣帝謂黯朕欲用人少可任者對曰天下未嘗乏材願所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會大雨水疏言簡宗室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有侵執政意不報以病求

出爲侍讀學士知陳州卒年四十四贈禮部侍郎黯修潔自喜
繼母史氏生母陳氏並迎事之安意乃止在朝數言事人稱其
介直然性下急數爲言者所詆

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初名甫以字行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
而生性豪雋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詩范仲淹奇之及第授大
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亦奇之曰後當爲將授以治劇守邊之
略名試集賢校理開封推官轉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英宗書
其名未及用神宗立得名對言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
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上因問何謂朋黨對曰君子無黨惟小
人則有之辟之草木綱繆相附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
雖中主可以濟如有之雖上聖亦危殆上以爲名言遷知制誥
權知諫院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上知

其誠事無巨細人無親疎皆以問之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陶
論韓琦不押班元發言琦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欺天陷人矣
拜御史中丞時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
降約束樞密詰修堡而中書降褒詔元發奏論戰守大事而異
同如是願敕二府必同而後下言曾公亮子不當判鼓院上謂
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對曰人有訴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
上悟罷之京師郡國地震疏指致火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
上留不遣因命安撫河北瘞死食餼除田租修隄障察食殘督
盜賊北道遂安館伴契丹使楊典公開懷與語感動別去除翰
林學士知開封追論繼遷死時夏已不振當時大臣不能建立
豪傑乃以全地付之稚子今乘常被廢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
下請擇賢將假以經略重權可不勞而定上奇其策安石以爲

忠因事出知鄆州徙定州上言新法之害臣始以意度其不可
今乃親見之歲旱求言元發言乞下手詔悉罷熙寧三年以來
所行有不便者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不聽歷青州補完宮粥
所置馬步軍九指揮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
州兵獨全移應天府齊鄆二州會婦黨李逢爲逆因以擠之流
落十載或恐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
何憂哉上章自訟帝覽之惻然改知湖州哲宗立徙蘇揚二府
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民有爭田不決者入爲學田訟遂
絕淮南京東饑慮流民且至將蒸爲糶先度城外廢營地名諭
富室庇以席屋所全活五萬徙其定太原治邊察然威行西北
號稱名帥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或言防秋已
近蒼曰夏若併兵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邊果無警

會以夏人設蘆四砦元發謂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領兵設塞先畫境而後棄夏不敢近得砦之後又欲以綏德城爲界畫境出二十里外元發九上章爭不可以老求爲龍圖閣學士復知揚州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諡章敏

劉述字孝叔湖州人舉進士爲御史臺主簿知溫耀真三州提點江西刑獄累都官兵部二員外郎知審官院胡宿言其沉靜有守歷刑吏二部郎中荆湖南北京西兩路轉運使神宗名爲侍御史知雜事嘗言去奢當自後官始高居簡宜黜張方平不當叅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宣徽皆不報又將論中丞滕甫甫聞先請對甫退述乃掩其隱恩帝曰甫遇事輒爭裨益甚多但外人不知耳甫談鄉美不輟口可勿言之會舉御史宰相因安石叅政謁告不出專委中丞述言衆議僉任不容有偏私隱蔽之

思若專委中丞則愛憎出於一已且弼與公亮咸在臺官不聞何至如此願收還前旨弗聽兼判刑部封還安石議謀殺誥敕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率同列劉琦錢顛孫昌齡丁諷王師元共疏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人情騷然胥動專肆自臆剛狠自任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無忌憚之心任一偏之見願早罷逐以爲大臣垂仄者之戒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行畏避陰結黨援亦宜斥免趙抃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大怒與六人同罷議貶述通判帝不許以述知江州提舉崇禧觀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祕閣修撰劉琦字公玉宣城人博學廣覽立志峻潔以都官員外郎通判欽州召爲侍御史浙西開漕渠使者張大其事冒功遷官

言者論其非詔琦就劾官吏人人憚恐琦但按首謀二人而已至是貶監處州鹽務司馬光上疏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議人臣大節也被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夫任鷹鷂者求其鷙也鷙而烹之將安用哉不報終於通判鄆州年六十一 錢顛字安道無錫人初爲寧海軍節度推官守孫沔爲治威嚴屬吏奔走聽命顛當官而行無所回撓事有不可必固爭之沔獨見奇重知顛與烏程二縣以治行聞治平末以金部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襄行奏許遵所見廷執不可以當大理刑法之任安石怒之顛將出臺於衆中責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安石薦君得爲御史亦當少思報國奈

何專欲附會求美官顯今當遠竄君自謂得策耶卽拂衣上馬
去貶監衢州鹽務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脯而
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因目
爲鐵肝御史卒年五十五